



河北美术出版社

探索青少年时期的绘画

丁伯奎编译

毕加索青少年时期的绘画

丁伯奎 编译

河北美术出版社

毕加索青少年时期的绘画

责任编辑：林日雄

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3.25 印张 30.000 字 印数：3,000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8087·1445 定价：3.00元

毕加索青少年时期的绘画

1881年10月25日，毕加索出生在西班牙的马拉加市。这年，父亲唐·何塞·路易斯已经43岁，在马拉加省立工艺美术学院担任讲师并兼市立美术馆的修复画家。母亲姓毕加索，出身于一个艺术世家。毕加索自幼就生活在一个艺术家的环境中，除了父母之外，他的婶母是当地有名的刺绣和编织艺人。毕加索最喜欢婶母的手艺，在刚刚四、五岁时就学会了多种折纸花样，他也喜欢看父亲作画时的神态，随着父母到画室、音乐会去，这些活动，无疑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潜移默化，对他后来的艺术生涯产生了极大的作用。

1881年也恰巧在巴黎成立了法兰西国家美术家协会。从1874年开始举办的印象派落选沙龙画展，震撼着巴黎画坛。

马拉加位于地中海西南角北岸，是一座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美丽城市，也是天然良港，自古以来就是西班牙安达鲁西亚地区的文化艺术中心。那里聚集着许多南西班牙的艺术家。由于历史的变迁，许多中世纪的遗迹已不复存在，唯独斗牛场和斗牛竞技却在西班牙各地完好的保存并延续下来，马拉加的居民，一代又一代的参与斗牛活动，斗牛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体育运动。毕加索的父亲经常带他到离海滨不远的斗牛场去观看斗牛竞技，这里的一切，成为他长期、反复的画题之一。《斗牛与鸽子》（图1）（藏于巴塞罗那

毕加索美术馆)是他1890年所画的素描。在这幅小小的铅笔画中,不足九岁的毕加索已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写生力和想象力。斗牛的场面是使人惊心动魄的,健壮的公牛追逐着几个挥动红布的斗牛士,其中一人因躲闪不及被牛撞倒,生命危在旦夕,他的同伴疾忙将公牛引向自己,围观的人群也各呈不同的动态。笔法虽然幼稚,却很生动简练;画面上部空白处,毕加索把纸倒过来利用空间画了几只鸽子,象征着和平和安宁,与斗牛形成鲜明的对比。

儿童的想象常常是出乎常理的。然而这种不合理的设想反映着儿童天趣盎然的心理,他们往往以直观的办法表达自己的情感,这种情感是纯洁美好的。《斗牛与鸽子》正是毕加索对格斗与和平直观的反映,在冲突的画面上再加上一层与此冲突的内容,标志着他富于想象的浪漫主义思想已开始萌芽。几十年中,斗牛场的主题在毕加索创作中反复出现,甚至抽象画《格尔尼卡》、《小女孩和半瞎半牛半人的怪物》等名作,都与他的童年生活息息相关。从斗牛场面的描绘也反映着毕加索那伊比利亚民族的个性。

× × ×

1891年,唐·何塞·路易斯应聘到新创设的位于西班牙西北部大西洋沿岸的拉克鲁尼亚中等美术学校任教,全家四口乘船穿过直布罗陀海峡,饱尝了大西洋的暴风雨之后,于10月份到达拉克鲁尼亚。这一年,毕加索在陌生的城市度过了10岁生日。

拉克鲁尼亚美术学校也是一所省立中等专业学校。毕加索来到拉克鲁尼亚的最初一年中,在父母的教导下学习了进入中等专业学校必备的“文学理论”、“修辞”、“诗学”

等课程，达到了入学要求的水平。1892年9月，美术学校校长破格吸收了这位未来的大师。进入美术学校，毕加索便开始了自己的艺术生涯，那时，他还是个不足11岁的少年。

科班的学习，是近代大多数艺术家的必由之路。毕加索在从拉克鲁尼亚中等美术学校到巴塞罗那高等美术学院的七年中的学生时代，为后来登上艺术高峰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拉克鲁尼亚美术学校最年幼的学生毕加索，在每一个学期都获得了优等生的荣誉。《男子右侧面习作》（图3），《躯干背部》（图4），《左臂石膏习作》（图5）这一组系列素描作业，记录了他1892年到1894年度的素描基础课梗概。不足13岁的毕加索，已经能够准确地，高质量地完成课堂素描作业，他对于从头像、五官到四肢、躯干、人体结构已经把握住形体、质感、量感、空间、层次、直至构图平衡、精神刻画、线条应用诸方面都已接近于成熟的程度。通过这几件课堂素描，还可以看到当时西方美术院校的素描教学中，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图选择任何相应的工具，毕加索在用铅笔、木炭、蜡笔等等工具所画的作业中，开始掌握多种技能，他的能力确已超过了同龄的少年。

与此同时，他并不满足于课堂上的优异成绩，始终坚持自幼喜爱写生的习惯，画了大量的速写，《田园风光》（图2）等深深地反映着他对生活的热爱和创作的欲望，他的基本功正是在课堂作业和大量的写生草稿中扎扎实实形成的。也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他把习作与创作紧相配合，并把侧重点放在肖像素描，肖像画遂之成为他早期的主要练习和创作手段之一。如父亲《唐·何塞·路易斯坐像》（图7），通过人物动态和道具，下意识地使画面主题包含着与人物的

职业、身分相适应的因素，从而变一般的人物写生素描为肖像素描。除肖像素描外，由于毕加索自幼对历史、文学、诗歌十分喜爱，在他读过的书，看过的杂志空白处，不仅是用文字，更主要的是用自己设计的插图素描，记录读后的体会。这些插图设计，对人物的形体结构配以戏剧性的夸张，对情节内容赋以贴切的构图，而又保留着儿童画的稚气，所涉及的内容极为丰富，骑士、乡绅、贵妇、军官及至中国明清官吏的形象跃然纸上，这些小小的插图表明他的思维想象能力，犹如潮水那样漫无止境。传说唐·何塞被儿子的天才所制服，把自己心爱的画具颜料全部送给儿子，并发誓永远不再作画，下决心全力培养这颗幼苗。

与素描交错进展的是油画，《可怜的老夫妇》（图6），等都是13岁的作品，这些油画的处女作，技法上未脱稚气，思想性却很强，描写了生活艰难的贫苦百姓。可以看出他努力地把素描的基本功应用于油画的创作，画面注重于明暗对比，色彩注意稳健而没有轻浮感，在环境、道具、气氛渲染等方面着力，使人感到痛苦、压抑、郁闷，从而对现实生活中的不平产生厌恶、反感。少年的毕加索在他的处女作中所表现的敏捷天赋，特别是对低层社会的平民所表达的同情，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稍后一些，到了1895年，他的研究方向逐渐从素描移到了油画。父亲的全力支持也使他拥有其他学生难以具备的优越条件，于是他毫不犹豫地集中精力连续画了许多油画写生，如头像、胸像、风景，各种年龄、身分的人物，海滨、集市、农村的乡土生活都是他直接接触社会的记录。他进一步地探索低层平民的社会地位和精神状态，展开自己的活动范围，

经常离开学校，深入到加利西亚农村，与贫穷的农民接触，体验乡村风俗，观察民情。19世纪末叶的西班牙王国处于老殖民主义即将崩溃时期，由于美洲殖民地人民的武装起义，沉重打击着统治阶级，统治者横征暴敛，嫁祸于人民，贫苦农民，特别是加利西亚一带的农民更是首当其冲，征兵、征粮、征税，弄得好端端的大西洋沿岸沃土变成一片片荒芜景象。毕加索亲眼目睹了农民悲惨的生活，家破人亡的境遇，以描写农民形象为主，画了许多乡土气息很浓的肖像和风景写生。《加利西亚老人》（图8）所刻划的穷苦农民，是他对这一地区穷人形象的真实写照，与《可怜的老夫妇》那种失去骨肉的痛苦相得益彰；《老巡礼者》（图9）身着满是油垢的红袍，风尘仆仆的须发，这种生动的形象反映了乞求神灵，到教堂朝拜的老者，尽管对宗教笃信而虔诚，却改变不了现状；战争致使一批穷苦人乞讨街头，即使是为统治者卖命流血的军人，回国后仍然失业，毫无生计，《戴海军帽的乞丐》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并没有使上层阶级感到不安。毕加索按捺不住疾愤的心情，他不断地连续画了许多穷苦平民的形象和乡村风景，笔调中都含有悲凉的情绪，即使是画城里下层平民，如《赤脚女孩》（图10），她红色的衣着，却没有多少愉快的表情。毕加索初期油画的技法与他的年龄相比较，已经是同龄者不可同日而语，特别是在笔触技法方面，对于不同的质地、环境、空间能够熟练地应用厚薄、透明等多种画法，确实非同凡响。

1895年春，唐·何塞应聘到巴塞罗那国立高等美术学院任教。离开拉克鲁尼亚之前，父亲请校长考核毕加索的学业。通过诸科目的考试，就学仅二年半的毕加索，以优秀的成绩

通过了校长签字颁发的合格证书（毕业证书）。这不过是他的课堂成绩，他的课外成绩实际上更加优异。

在告别拉克鲁尼亚前夕，这位13岁的少年画家在一间百货店画廊举办了第一次个人画展，许多当地名士和他的老师们应邀出席，人们纷纷为毕加索的才华所赞叹，并祝愿他在未来的艺术征途中取得辉煌的成就。

鉴于航海的艰辛和为使儿子开拓眼界，父亲携家乘火车取道马德里和马拉加后，再转程赴巴塞罗那上任。尽管旅途十分劳累，当毕加索到达马德里，第一次看到了普拉多宫博物馆丰富的珍贵藏画时，顿时忘记了疲劳，父亲也抽空陪着儿子，向他介绍古典名作、名家，在琳琅满目的画廊里，毕加索如饥似渴，流连忘返。父亲耐心地向他详细阐述了名作的主题内容、历史背景、情节寓意，在他求知欲极强的脑海中深深印下了前人的足迹。在艺术巨作的鼓舞下，停留马德里几日中，他仍不失时机到公园、郊外画了一些人物素描和风景油画，试图将看画心得予以实践。

由马德里到马拉加，这里是他幼年祖居之地，有他许多亲戚朋友，有他日夜怀念的风土人情。拉克鲁尼亚的学业、普拉多宫的浏览，使他一回到家乡，就迫不及待地出去写生，两个月的停留期间，他的技法明显提高，画了不少有深度的肖像和风景，值得一述的是油画《老渔夫》（图11）的创作过程：老渔夫是马拉加渔民的典型形象，饱经风霜的面部表情、日晒雨淋的黝黑皮肤，发须蓬乱、皱纹密布，深深地嵌入起伏的肌肉里，松弛的胸腔、嶙峋的脖颈，标明地中海渔民多少次出生入死在大海的波浪中顽强搏斗，到头来还是两手空空，一贫如洗，无可奈何地把历尽沧桑的双手夹在两腿

中间，穿旧了的粗布白衫，退了色的黑色裤腿，散发着浓郁的大海气息，褴褛的衣衫衬托着一愁莫展的面容，是啊！他再也没有力量操纵那笨重的船桨，拖动那沉重的鱼网，等待他的将是悲惨的晚年。为了创作这幅肖像，毕加索在马拉加海边画下了一系列的素描和油画头像，有坐在破木椅上的，有坐在地上的，有依靠着墙角的，从各个角度推敲人物的形体、性格、精神状态，这些赤膊破裤的素描和头像，是如实的写生素材，经过加工后成为油画肖像，提高成一件完整的作品。《老渔夫》在技法上是毕加索把课堂的素描基础和普拉多馆藏画观后心得应用到创作中的成功之作，画面谐调的暖灰色调，深沉而又透亮，皮肤、须发、衣物和背景土墙的质感无可挑剔，笔触的豪放和细腻、厚涂和稀薄的对比手法，加强着画面的节奏。《老渔夫》这幅作品，体现了毕加索对劳苦人民的深刻同情心，是他深入生活、搜集大量素材、选择最佳构图，发挥创作才能的结晶。在《老渔夫》中，毕加索把自己的创作水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件名作收藏在巴塞罗那的蒙塞拉托修道院中，让人们永远回顾19世纪的渔民生涯。

故乡的生活，亲切而又时存忧伤，有天伦之乐也有无限的凄楚、伤感，都一一呈现在毕加索的画中，他为亲人们画肖像，更多的是去画码头的旧房舍，堆积的蒸气罐、货物、杂乱的人群、腼腆的女孩；到斗牛场去画激烈的场景。所有这些画与四年前的幼稚涂鸦相比，已然面目皆非。假如把毕加索的艺术比做一座金字塔的话，当他还不足14岁时，便在金字塔的基础部分砌上了一块又一块的基石。而在此后的几年间，金字塔的基础已相当牢固和宽广。

离开了故乡，一家人乘船沿地中海北上，驶向巴塞罗那。沿途轮船每经一港，他都不失时机在停泊中就地写生，在航行中他也没有一天不拿画笔，简直象着了魔一样，把船上的生活统统记在画页中，连船长先生也心甘情愿为他当模特儿。地中海沿岸是西班牙的发达地区，那里的每一座港口城市都具有优美的风景，几天的航行，毕加索的画夹中又增添了不少沿途风光的写生画。当他到达目的地时，画夹中已塞满了作品。

1895年9月，毕加索和双亲、胞妹到达西班牙地中海重镇巴塞罗那。在这里的几年，是他一生重要的转折点之一，这个转折将使毕加索成长为西班牙第一流的画家。

× × ×

西班牙第一大港巴塞罗那位于东北端的加泰罗尼亚民族地区，北与法国接壤，是一个发达的先进工业城市，是全国商业中心，也是新兴的文化艺术中心（现代西方文化艺术的发展，常常是伴随着城市商业的发展而发展），这里的居民有西班牙各民族人和许多外国籍人。19世纪法国印象派绘画的崛起，很快就波及这里，同时，这里还聚集着加泰罗尼亚的文学家、诗人、音乐家、画家、雕塑家。巴塞罗那国立高等美术学院是最早受到印象派影响的学府，在印象派风靡一时的时期，不满14岁的毕加索来到巴塞罗那，准备报考这所最高美术学院。

拉克鲁尼亚美术学校是一所省立的二流学校，而巴塞罗那的国立拉伦哈美术学院是一流的高等学府，考试制度相当严格。唐·何塞深为自己儿子入学所面临的困难而发愁。毕加索一到巴塞罗那，就爱上了这座美丽的城市——静静的公

园、新古典主义的建筑群，喧嚣的码头，肃穆的教堂……，他最喜欢的是拉·肖德雷拉公园的美丽景色和迷人的大海。他只知道埋头画画，对近在眼前的严格考试若无其事，丝毫没有紧张情绪，他对自己充满信心。父亲最担忧的是他的年龄，因为在巴塞罗那这所高等美术学院有史以来不曾录取过一个不足14岁的少年。唐·何塞为儿子的才能做了顽强的辩护，在他的坚持下，校方答应对毕加索进行考试——这是一次特殊严酷的考试。考试的内容近乎刁难，教授们为他特别安排了人体模特儿的全身素描写生，从正、侧面，裸体和着袍两个方面考核他的造型能力。考试分别在9月25日和9月30日进行，试卷画纸限定在相当四开纸那么大。毕加索虽然经过拉克鲁尼亚美术学校的训练，对于考试已有经验，但是人体全身素描还是新的课题。然而他临阵不慌，沉着冷静地面对着监考官和围观的教授们，毫无惧色，以熟练的技法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这两件从结构到空间，从层次到质感，造型要求极其严格的全身人像试卷。他那超人的灵感，娴熟细腻的笔法，敏锐的观察力，准确而扎实的写实能力使在场的主考官和教授们惊叹不已，一致同意破格录取毕加索为巴塞罗那高等美术学院的学生。56岁的唐·何塞如释重负，终于松了一口气，他费尽心血为儿子的艺术前程开创了关键的一页，以后的路，就要靠毕加索自己去闯了。

在百余名大学生中，毕加索比别人要小4—6岁，但他们对这位小同学的才华却非常钦佩，有的和他结成好友，有的为他介绍社会名流，在他的同学中不少人后来也成为西班牙著名的画家、雕塑家和理论家。由于印象派的影响，在青年学生中间研究新型艺术的气氛相当活跃，毕加索在这种环

境的影响下，加上课堂的严格训练，以更惊人的速度飞进。

从拉克鲁尼亚起，毕加索就不囿于课堂作业，到了巴塞罗那，尽管课堂要求远比拉克鲁尼亚严得多，他仍然坚持自己的一套治学方法：一方面临摹前人的杰作，一方面常常参加艺术家聚集的音乐会、讨论会，去接受姊妹艺术的熏陶，同时仍接连不断地深入到普通人的生活中去寻找灵感。

巴塞罗那近代美术馆离毕加索的家和学校仅一街之隔，在父亲的协助下，这位14岁的少年获得了进入美术馆临摹的许可证，他经常把自己关在美术馆的陈列室中认真研究前人名作，在临摹中他并不拘泥于原作的笔法，往往渗入自己的个性。比如《裸女的背面》（图12），是他临摹亨德比拉所画习作《两个裸女》（图13）的局部。原作是比较细腻的，属于古典派画法，而毕加索的临摹却采用了大刀阔斧的笔触，俨然接受了新派影响。

吸收姊妹艺术的营养，是近代艺术家的必修课，这是因为在美学价值、审美观和美的形式各方面，以及艺术流派，形式之间等有着共同语言，对任何姊妹艺术的欣赏和研究，都可能融化在自己的创作中。西方的文化城市，设有许多音乐演奏会，诸如音乐茶座、音乐咖啡店比比皆是，拥有包括西班牙加泰罗尼亚民间音乐和北欧西欧音乐乃至东方艺术的巴塞罗那音乐会，是当地和外籍艺术家经常聚会的场所。毕加索从小就喜爱音乐和诗歌，这促使他成为聚会的常客，在这场合中，他又结识了许多朋友。

紧张的课堂学习之余，他还广泛地接触社会，阅读大量的历史书籍（包括宗教传说），并随时用草图形式记录感受心得。油画稿《义捐》（图14）显然是他在接触社会中观察到的人道主

义题材。巴塞罗那将是毕加索早期创作最丰富多采的地方。

在课堂上，毕加索是一个严肃认真，刻苦学习的优等生，尽管他的成绩在同级生中已占优势，但他仍然一丝不苟，每一张作业都画得十分严谨。学院一年级的素描、油画课的基础训练内容主要是人体，《裸体少年》（图15）《男人体习作》（图16）等这一组课堂作业都是一年级时的习作，可见毕加索对学院式的基础训练相当熟练，无论是表现人体的形态、结构、肌肉的质感等方面，都能高标准地完成。与中学时期比较，他的素描功力要深得多，理性和感觉都没有多少可挑剔的。

从毕加索的创作经历来看，西方近代的美术教学早在19世纪就允许学生在基本功学习的同时从事创作，学校并不约束青年学生的创作欲望，任课教授对学生的创作给予方便和支持，到了19世纪末，这种自由在学校中普遍实行。毕加索从一年级起，随着基本功水平的提高，随着对生活的体验观察创作了不少内容广泛的草图。如果说《老渔夫》是他14岁前的成功肖像画创作，那么在学院一年级新创作的《最初的圣餐》、二年级时的《科学与慈爱》则已达到了主题内容、人物性格、心理状态等诸方面错综复杂的关系，均处理得谐调统一。这两件纯系学院式的油画作品，既是毕加索的成名之作，也是他向学院式创作告别的前兆。后来尽管他仍在学院学习，但毅然抛弃了学院派模式，向着新的方向开拓。

《最初的圣餐》（图17）是以宗教为题材的油画创作。美术作品以宗教为题材在西方颇有传统，从古代绘画到文艺复兴直至近代，许多主题性的题材均来自宗教，而且艺术院校本身与教会就有直接关系。毕加索对宗教的虚伪性在《老

巡礼者》一画中就有所揭示，《最初的圣餐》所反映的仍然是虚伪的宗教与虔诚的教徒之间那种矛盾而又复杂的思想意识，他是从批判现实主义态度出发而创作的。在宽敞而神秘的教堂里，穿着白色纱裙，戴着白色花环和手套，捧着圣经的纯洁少女是画的中心，她目视圣经教义，正在准备作虔诚的祈祷。与之呼应的是身着白衣红裙的弥撒侍童，手扶花瓶。周围的气氛是在深沉的色调和背景的十字架衬托下，显得宁静而又肃穆，整个画面揭示出信教徒的虔诚和宗教的虚伪。14岁的毕加索在这幅作品中显示出超人的早熟，他的创作热情，被纯洁的心灵所驱使，为此他画了许多写生和设计，《母亲的肖像》（图18）以及侍童、少女等习作，对每一个人物的角度、动态、形象都反复推敲，十分认真而严谨。《最初的圣餐》是毕加索最早的学院式代表作，这幅画前后用了三个月时间，无论是构思，还是全部程序、画法，都具有典型的学院式特征。该作参加了1896年4月在美术馆举办的巴塞罗那美术和工艺展览，这是他首次参加有西班牙名流在内的重大展览会。《最初的圣餐》以1500比塞塔（西班牙币）的售价高居于许多名家之上，巴塞罗那报刊特别介绍了这位少年画家的作品，从此毕加索信心百倍地跻身于画坛名流之中。

《传播圣经》（图19）是毕加索以宗教为内容的小型油画，与前者相比，环境、气氛、场面、人物完全不同，笔法色调截然不同。在教堂那神圣不可侵犯的场合之外，人们对宗教的态度就不一定那样虔诚了，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这里反映的是真实生活的一个角落，画面人物十分活跃，显然都顾不得去聆听神甫的诵经，门外的街上已是人声鼎沸，预示着事件的发生。当时正逢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西班牙

当局动用军警镇压，但毕加索的画笔也未停止，纪录了许多真实情景。

不难看到，从八、九岁所画的《斗牛与鸽子》到14岁的《最初的圣餐》以及被动乱驱赶的《避难》人流，所反映的是毕加索对战争的厌恶和对和平的向往。

为了说明毕加索学生时期绘画的广泛性，我们还可以在《两个舞女》(图20)、《画家的母亲》、《画家之妹》等作品中看到，一方面他继续深入地加强肖像画的造诣，另一方面他始终保持对低层平民生活的观察和写照，常常为了争取时间而采用更为便捷的工具材料和手段。《两个舞女》简洁的水彩画法，潇洒而又洗炼地勾划出人物、环境、道具的层次空间，达到很高的概括水准，即使今天，这幅画的技巧也值得我们借鉴，毕加索没有对任何局部作细微的刻划，而画面的气息却使人能看到舞女的精神状态。画家经常把父母和妹妹作为模特儿，不厌其烦地反复写生，在他笔下的父亲、母亲、妹妹和自画像不计其数，请家人当模特儿写生，不仅说明家庭的和睦亲切，更说明父母对儿子寄托的希望和无限的支持。唐·何塞一面为儿子当模特儿，一面随时指导，显然使毕加索的造型能力和各种技巧得以长足进展，与日俱增。毕加索早期的作品，第一个观众就是父亲，而父亲又经常引导他多到生活中去实践，所以，虽然他年岁很小，但付出了比常人大得多的劳动，使他很早就能驾驭多种基本技能和接触各种生活面，连田园风光、贫民住屋、房中陈设都在他的画笔下占有一席之地。在父亲和亲友们的协助下，毕加索少年时代的作品大多数得以完善的保存下来，没有心计，没有远见是难以办到的。

画家的能力、水平是在积累中提高。上述作品便是毕加索作品的积累，另一部分积累便是他在课堂中知识和技能的积累，这种积累，包含着画家对美的不断陶冶，对艺术的狂热追求。当第一个学年行将结束时，毕加索在课堂上的作业能力与创作技巧同步进展，日臻完善，美术学院《人体习作》（图21）是这时期的代表作。从大量的学生时期习作中，除人像写生和人体写生，我们几乎找不到别种写生作品。只是在拉克鲁尼亚才有少量的石膏作业，而在巴塞罗那美术学院的基础训练，显然集中于人物的肖像、裸体、着衣素描和油画写生，并且从一年级起就重复训练，使学生尽快的在短时期内掌握人物造型的能力。这样，课堂作业就避免了安排过满，使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发展自己的特长，有的擅长人物，有的则倾向于风景或静物。毕加索终身以人物生活为创作主题，他早就形成了一整套从生活、构思、习作草图到完成创作的全面的基本功。

二年级，毕加索又成功地创作了《科学与慈爱》（图22）。这是一幅变体画，题材是受卡斯蒂利亚地区著名画家巴泰努尼纳的作品《母亲的探望》的启发，和毕加索本人对生活的观察。巴泰努尼纳的原作描写一位母亲在教会医院修女的陪同下看望因病住院的孩子，表达了骨肉之情，内容较为平淡。前文谈到毕加索早期代表作多与宗教有些关系，因为西欧的民族生活习惯多与宗教相关。毕加索对巴泰努尼纳原作中所表现的生活现实显然感到不足以反映时代的面貌，便以自己的观察体会，用变体画的形式提高作品的寓意。定稿之前，他以素描、水彩、油画在纸、板材料上作了许多草图，构思的人物环境和道具在草图中逐渐明朗，大胆的改变了原作的